

• 二十七集电视连续剧 •

陈真后传(下)

——英雄再现

田雁宁 黄鉴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二十七集电视连续剧 •

陈真后传(下)

— 英雄再现 —



田雁宁 黄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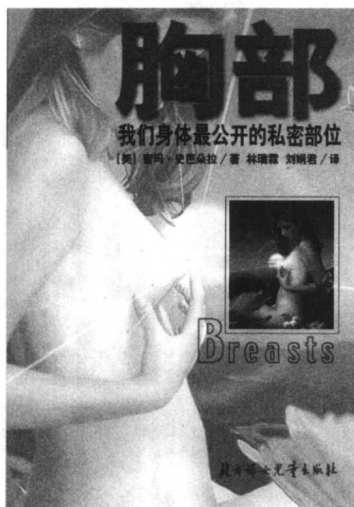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妇女读物出版公司精品图书

《胸部》

大32开

作者：[美] 密玛·史芭朵拉



定价1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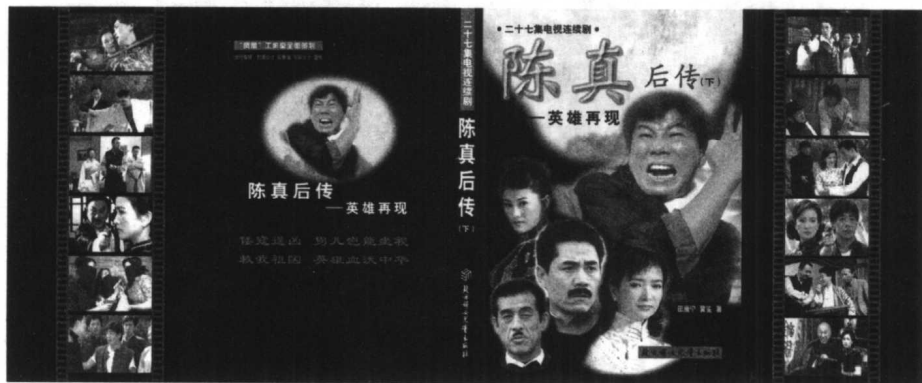
《不及格》

——我的另类作文



定价13.80元

《陈真后传——英雄再现》 (上下) 大32开



定价36.00元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妇女读物出版公司精品图书

信息时代战争新著译丛(10册)

拨开战争的迷雾

定价16.00元

下一场世界战争

定价22.00元

战争的革命

定价22.00元

假如明天战争来临

定价16.00元

计算机战2.0

定价25.00元

网络空间与武力使用

定价16.00元

数字化战争

定价20.00元

信息战争

定价23.00元

方兴未艾的战略信息战

定价15.00元

为未来而战

定价15.00元

西方军校指定教材
高级军官必读经典
欧美军事类畅销著作



邮购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联系人：王玉全 徐晓辉 电话：0431-5647211

第十二章

(一)

三官胡同的小宅院前。

李仇穿了黑衣蒙了面，头上带着一顶帽子，完全是一副男子装束。她身后是小楠。尽管陌生，但小楠感觉到，这人是救她的，而绝无歹意，因此在这偏僻的小巷内，她没有丝毫的害怕。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走了那么远的路，竟然一声不响，问她话，她也不答。

进了房后，李仇摘了帽子，甩甩短发，小楠上前：“姐姐，我在江城只认识怀甲，难道是他托你救我？”李仇没有取下面罩，显得冷傲：“另有其人。你坐！”小楠有些尴尬。这时怀甲进来，怀甲一见小楠立刻开心地迎上去：“小楠，你没事吧？”小楠万分惊喜：“怀甲，果然是你。”怀甲吱唔着：“嗯……哎……”小楠担心地道：“怀甲大哥，我爹和师兄还在马守义那里呢！”怀甲说：“你被人劫走，马守义一定怕你爹找他要人，会放他们的。”小楠略略放心，朝李仇一看：“怀甲，你认识这位小姐……”

李仇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打断小楠的话：“你们快走吧！”怀甲一怔：“多谢相救。”李仇道：“不必。请。”小楠走到李仇身前：“请问姐





姐芳名,小楠当铭记在心。”李仇仍说:“不用客气。”小楠受了冷落,顿生一种自卑,但还是有礼貌地向李仇拱手:“多谢搭救。”

两人走出,傲雪从内室转了出来,见房内只有李仇,立即沉下脸:“阿牛呢?”李仇一怔:“我不知道啊?”正在这时,陈真走了进来,向李仇和傲雪道谢。傲雪很不满:“阿牛,你藏首躲尾,究竟是为了什么?”陈真道:“我不喜欢别人向我道谢感恩,而且救人的不是我。”

傲雪诧异地看着陈真,起身逼问:“可我,也不该管闲事……我问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陈真犹豫着,仍不说话。傲雪向李仇示意。

李仇会意,取下面纱,逼视陈真:“人,我替你救出来了,可究竟为什么要救,你却不想告诉我家小姐,不合情理,更不公平!”陈真仍感到为难,不知该不该说。他道:“傲雪小姐,对不起。这事,我有苦衷,请你包涵……”傲雪咄咄逼人:“我也有苦衷,你说要爱惜李仇,可是,竟让她闯入军队驻地去救人。我做了,她也做了,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你救过她一次,她就应该报答你。你求我,我害怕,可我还是答应了。”

听到“你说要爱惜李仇”这句话,李仇惊奇地看着陈真。

陈真误会了傲雪,以为她是怀疑任天行,到了这个份上,他不得不说,因为别人是拿生命,冒着好几个人可能因此而暴露的危险来做这件事的。这不是交易,而是坦诚。陈真说:“他为了讨好马守义,要让这女孩子给马守义当姨太太。”

傲雪一怔:“谁,谁讨好马守义。”陈真冲口而出:“你不是问的任天行吗?”傲雪一挥手:“任天行,他关我什么事,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的你是什么人?你不坦诚,不义气,瞒着我们。可是我们义不容辞,只想换你一句真话,你到江城来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陈真一震,他没想到傲雪对任天行毫无感情,原来她一直在利用任天行。陈真一想到李汉的话,不要让你的朋友利用了你。可是直到现在,傲雪没有利用过他们,陈真不得不说:“我炸过日本人的矿,来到江城,是送一张图。我怀疑日本人手上可能有另外一半。我想拿到手。”

傲雪这才释然：“这样就好了，别让我们老是猜疑。阿牛，一块干吧，杀了山口，你拿图。怎么样？”陈真还是抱有原来的想法：“不，我不会随便杀人，我用我的办法去拿图。”傲雪沉吟了一下，一笑，坐到椅子上。

“你对任天行……”陈真想知道，却又不知怎么说下去。傲雪淡淡一笑：“他的事？哦，想不到他真会做出这种事？”陈真生怕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又解释着：“我只是听说。傲雪小姐，每个人做事，背后可能都有原因，也许天行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傲雪仍是很淡然：“如果为了自己的苦衷，而置他人于危险境地，是自私，是卑劣。以你做人的原则，你会这样做吗？”

陈真显出为难的样子，傲雪道：“阿牛，你请坐。”陈真沉吟着坐下：“傲雪小姐，我会找任天行谈的。”傲雪笑了：“别做傻事了，他不会对你讲真心话。贫贱时，有人能做到其志不移，但并不一定能在富贵后，不思淫欲。你为人处事也有隐藏，但我能理解。因为我看得出，你隐藏的背后有宽容有坦荡。而有人隐藏的东西，是丑恶，是阴暗，见不得天日！”

陈真一下看到了真正的傲雪，一个有着明亮内心世界的傲雪。她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应酬，都不过是一种掩饰。傲雪是美丽的，这种美丽远远超过了她的外表。陈真这么多年来，终于看到一个他所盼望看到的人。她以她动人的纯洁，吸引住了陈真。

傲雪非常敏感，她发现了陈真眼神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她心里所盼望的。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满陈真对李仇流露出太多的关心，为什么李仇跟陈真多说几句话，她就会受到酸楚的刺激。

陈真告辞走了。傲雪很久没有说话。

李仇很惊奇地问：“小





姐，他真的说过要爱惜我的话？”傲雪惊醒，看着李仇，半晌才说：“怎么，你觉得很特别吗？”李仇一笑：“是很特别，我想找个什么时间，好好跟他切磋一下武功。”傲雪笑道：“那一定是你赢。”李仇道：“为什么？他武功很高啊，你也看见了。”傲雪调笑地说：“因为他说……”刚说了半句，她便住嘴了。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的。李仇追问：“他还说什么了？”

傲雪道：“没说什么，睡吧。”李仇不满，很不满，她想知道陈真对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她不知道，陈真的确没有再说别的。

陈真回到破庙里，多福告诉他，刘怀甲去找任天行算账了。陈真大惊，连忙赶去阻挡。

回到家里，任天行才觉得安全、平静、轻松。他见母亲还在念佛，关切地道：“娘，这么晚了，我扶你歇息去？”任母却说：“眼皮直跳啊，怎么睡？天行，娘真担心你出什么事，要是你娶了媳妇，娘就安心了，有人替娘分担着，娘也该省省心了。那位傲雪姑娘怎么样了，她怎么从不来咱家呀？”任天行正欲回答，忽又听到打门声，他疑道：“又发生什么事了？”

刘怀甲在外面大喝：“任天行，快开门！”大门外，怀甲急促地撞着门，拍打门环。

门开了，怀甲直闯进院子，见任天行立在厅门口，指着便骂：“任天行，你这王八蛋！”任天行怒道：“敢骂我，知道现在你在跟谁说话吗？”他想做出唐龙那样的威严，可是不太像。刘怀甲骂道：“你趁人之危出卖无辜，讨好军阀，你算什么东西？”

任天行一纵身，一手抓住怀甲，一手捂住他的嘴。刘怀甲反手格挡，任天行横掌一击，刘怀甲摔倒在地。

客厅大门，任母身子一晃，幸好被急赶过来的公主扶住。任母厉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把这个学生娃娃扶起来，向他认错。我还要亲耳听听，我的儿子又干了一件什么样‘行侠仗义’的好事！”

任天行无奈，去扶刘怀甲，但眼含杀机。怀甲挡开他的手，站起身，手捂着胸口对任母说：“大娘，他为了讨好马守义，把小楠姑娘当

成礼物……”

陈真急急走入，喝斥怀甲：“跟我走，不许闹事！”任母严厉道：“慢——他大哥，你厚道，怕伤我心，我清楚。蒙着大娘，可不行！今几个大娘不留情面。大娘要你亲口说，对我说，进去面对菩萨说，这可是真的？”

任天行一震，只要陈真一开口为他掩饰，任母便不会再怀疑了。因此，任天行的眼里，有了一种哀求。陈真为难了，他支吾着：“大娘，你该歇着了。以后再说好不好？”任母毅然道：“不好！我不是拂你的好意。我只是想告诉你阿牛，为好为歹你清楚！大娘今天要看看你，对兄弟，是真心，还是假意！”她指着陈真，手在颤抖。

陈真更加为难，捏着拳，叫着力，突然，挥拳打在任天行的胸口上。任天行一怔，怒视陈真：“你敢打我？”陈真指他：“这一拳是替大娘打的！你孝敬老人，我喜欢你，可你背着老人做见不得人的事，我就得打你，叫你清醒做个人！我希望你，凭着良心做事，不要让你娘失望，让大家都失望。大娘，我走了！”陈真转身走去。

任天行捂着胸口，悻悻地说：“一个臭戏子，能巴结上堂堂师长，是运气，是福气。”怀甲怒斥道：“任天行，你不如一个女子有骨气，她不会出卖自己去讨好权贵。可是你想巴结权贵，连天地良心都不要了。不管你是帮主还是皇帝，你不配跟我们做朋友！”

怀甲说完也走了。任母气得发抖。

任天行追了几步，想在众人面前挽回面子，他狂骂：“阿牛！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要打要杀，到堂口找我！以前欠你的，我任天行会还你，咱们从此一刀两断……”

任母急了，上前抓住任天行：“天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绝情的话？你还执迷不悟啊！”

任天行说：“娘，今后你也不要再见他们！”任母双手一松眼泪流出，软软地倒下去。公主急忙伸手扶住：“大娘……”众丫环也上前扶住任母。任天行推开众人，抱住任母，双目却怒视着公主。

公主诧异地看着任天行。任天行厉声问：“是你报的信？”

“我不能丢了良心……”公主害怕地看着他，但还是说出来了。





“你们一个鼻孔出气，都给我滚！”

公主倔强地一昂头：“我要伺候大娘。”任天行把任母交给一个丫环搀着，一把拎起公主，推着她走出院门。公主一脸惊恐。吓得说不出话来。任天行打开院门，把公主往外一推，公主跌坐在地上。

“滚！”任天行关上了大门。

任母醒来后，任天行才放心地回到房中，在房中暴躁不安地走着，突然，眼露杀机，一个急转身，叫了一声：“来人！”一个兄弟进来。任天行道：“把大头找来。”那人立即出门。任天行从兜里取出一块大洋来，久久地看着。

大头在堂口听到传令，正准备出门，又有一位兄弟来报：“帮主没事了，让你歇着。”

(二)

一包日本樱花牌香烟放在桌上，山口背着手，没有拿它，只是好奇地看着：“药力怎样？”大丸阴笑着：“份量大大的够，只要我们免费在江城送出一万包，江城就会有一万人来买我们的烟。”山口淡淡一笑：“加紧生产，尽快挤垮钱枫的大华烟厂。”

贺直在门口道：“任帮主与黄会长来了。”山口点点头。

任天行和黄成富进来。山口缓缓转过身，紧紧地盯住任天行，又看了一眼黄成富，然后又盯着任天行。任天行有些慌张：“山口先生，怎么啦？”

山口走了两步，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仍是死死盯着任天行。任、黄二人都不敢落座。

“你们——”山口拖长了声音，“是不是怀有一种侥幸，认为我只是个匆匆过客，最终这江城还是你们的天下？告诉你们，我不会走的，永远不会走，你们信不信？”黄成富忙说：“山口先生，我黄成富对你一片赤诚，决无二心的。”山口冷冷一笑：“钱枫的烟厂还霸占着江城市场，我凭什么会相信你？你不是早就说过，要挤垮他吗？”黄成富道：“我正在想办法。”



“办法我有很多,不需要你想,我要看到行动!”

“是。”黄成富擦着头上的汗。他每年要从日货和代理交易中获得大量利润,因此对日本人是死心塌地。山口知道这一点。黄成富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商人,是跟山口相识后,才发展起来,成了江城巨富之一。

山口把目光转向任天行:“仓库被炸,你说,你又是怎样保护码头的呢?”任天行道:“山口先生,仓库是马守义的士兵在看守,不许我们的人靠近。”山口道:“你总是有借口。既然有人敢炸仓库,你为什么不可以烧钱枫的烟厂?”任天行一怔:“烧烟厂?”山口说:“对,烧烟厂,堵住他的原料来源,抢他的外销香烟,这都是你天龙帮份内之事。怎么,你跟钱枫也有交情?”

任天行终于看清了山口的狠毒。山口说:“不管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要他死。”他在茶几边一拍,茶几的一角被拍断。黄成富、任天行都是一惊。

烟厂内,几团火光冲天而起,工人惊慌地四处奔走。

钱枫急步赶到警察局,闯入刘泰的办公室里,他要讨公道,要警察去调查。可是李汉和别的探长都查了,烟厂绝对是自己不慎引起的火灾。只是李汉暗暗怀疑,纵火者是行家,他们知道烟厂的要害,也把自己掩饰得很好。

事故连连发生,运往江城的烟草不到江城码头就着了火,运出去的香烟也沉了船。此事李汉坚决要求查到底,可是,做案的人太高明,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傲雪听说这些事后,连忙带着李仇来到钱枫家中。钱枫告诉她,为了和日本烟厂竞争,他提高了工人薪水,降低了香烟价格,为了开办孤儿院,他投入了大量资金。如今烟厂连连出事,眼看着要倒闭了。

“日本人收购了纱厂、铁厂,也想收购我的烟厂。这一切他们早有预谋,做得天衣无缝。”钱枫一脸的颓然。傲雪没头没脑地说:“我帮你。”钱枫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傲雪省悟,又说:“哦,我的意思想



问你需要钱吗？”钱枫摇着头：“钱，可说下辈子都用不完了，我家还有田有地，江城和天津都有商铺。可是这烟厂实在太重要了，是我家两代人苦心经营才到今天这地步。厂里还有几百号工人，靠着烟厂吃饭呀。”

“跟天龙帮有关系。”傲雪问。钱枫点了点头，说任天行跟日本人关系密切，有些事说不定就是他干的。

傲雪和李仇离开了钱家。

钱枫派司机把她们送到歌舞厅。在歌舞厅门口，傲雪一眼看到莺莺正送王辉出来，莺莺和王辉缠绵地拉着手，恋恋不舍。王辉道：“这些天大华烟厂连连出事，我又得忙了，等过了这段时间我再来看你。”莺莺问：“这跟你有多大关系啊？”王辉道：“抢新闻啊？还有，我看这里面跟日本人有关系。”莺莺问：“难道你认为是日本人干的？”

王辉愤然地说：“日本人在江城收购了几家企业，大华烟厂一直占领江城和周围一些大城市的市场，日本香烟打不进来。”莺莺若有所思，向前一看，见钱枫的车停着，可是一直没人下车。她似有所悟：“快走吧，小姐来啦。”王辉回头看了看，问道：“你们怎么把老板叫小姐？”莺莺笑道：“她既是我家小姐又是老板啊！快走吧，我等你。”王辉离去，莺莺也急忙回舞厅去了。

傲雪下了车，直接进入歌舞厅休息室。李仇手拿外套，怒气冲冲走入。她把外套往椅子上一掷，人往椅子上一坐，闷闷地不说话，也不看傲雪。

傲雪严肃地说：“一路上，你一言不发，可以；到屋里，还有什么话不能讲？有话有气，你跟我说出来，我听着。不许耍小性子！”李仇站起来，鼻子都快顶到傲雪额头上了。

“小姐，我不满，我想不明白，想不通！”她一脸的愤怒表情。

傲雪不语，等着她发泄。

“钱先生是朋友，你明知任天行是日本人的走狗。可是，你敌我不分。听说钱先生被逼得走投无路，我想立即动刀子，溅他三尺人血出来！但是，你还跟他在一起，亲热得没法。”

李仇说完，转身就走。

“站住！”

李仇站住，回身看傲雪。

“你说完了吗？”傲雪问。

“完了。”

“那你是不是就去杀任天行呢？”

李仇怔住了，傲雪上前，表情依然严肃：“那你就听我说！首先你得记住，你到江城是来干什么的。不是来路见不平拔刀杀人的。钱先生是朋友，任天行跟我们还不是敌人。我们所做的事，每一件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不是想干就干，说干就干。要有步骤，要摸清情况，尽量让每一件事都干得干净清爽，没有枝蔓，才会准确达到目的。你知道在这个事件中，谁是最主要的人物，杀掉一些听命于人的奴才，无济

于事。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任天行去探查情况，利用任天行与山口去斗呢？李仇，凡事多想想为什么，啊？”傲雪拉着李仇的手：“你该成熟啦。”

李仇点着头：“可是，任天行……”

“我清楚，我明白，这是智慧的游戏。是非曲直

在我心里，不能挂在脸上。为大事，能忍则忍，能曲则曲。明白吗？”

李仇一脸歉意：“小姐，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傲雪的脸色已经温和：“说出来是好事，不要憋在心里。你的性子我知道，你眼里容不得沙子我知道；但你不懂策略，这，我也知道。”

李仇不好意思地说：“小姐，那就不用说了吧。”

傲雪爱怜地理着她的头发：“我特别喜欢你，你知道，所以我才敢使小性儿，发脾气。李仇妹妹，你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耗在跟我出生入死之中，随时都可能丢命。我们相依相靠，为的都是一个目标。



陈真后传



姐姐对不起你！可这是使命，也因为你的名字李仇。我还得要求你，替姐姐分担一些，好不好？”

这个心硬如铁的女人，眼里闪动着泪花。是的，她欠李仇的一份情，甚至是生命。

李仇抱住傲雪，“小姐，你别哭好不好！”

(三)

学生会所一间小房子里面，怀甲正带着几名同学制造炸弹。魏成武丢下手中的活，面向怀甲：“我们这样做不合适。警察发现了，这可是要判罪的。”

“有什么不合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就是要炸毁日本人的药厂，还有日商会馆！”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几个学生急忙收拾东西。

“谁？”怀甲问一声。

“开门，是我。”陈真的声音。众学生都吁一口气，怀甲把门打开，陈真神色严肃：“你们在干什么？”

刘怀甲慌乱地回答：“没干什么啊。”

“你们在制造炸弹……”

众人都呆住了，怀甲胆怯地问：“你怎么知道？”

“这你别管。你知不知道，一旦出事，学生会馆将被查封，你们都会坐牢。万一不慎，炸弹在这个地方炸开，周围的老百姓会死伤一大片。你们想过没有？”

“难道日本人炸掉钱枫的烟厂，就这样算了？”

“没有别的方式了吗？反日货，反对日本人不正当的竞争，反对以经济侵略，揭穿日本人的险恶阴谋，不是要你们去送死！你们立即停止这种愚蠢的行动！”

陈真声色俱厉，学生们面面相觑，怀甲惭愧地低下头：“二叔，我错啦。”陈真这才松开绷紧的面孔。这时，外面又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怀甲说：“一定是烟厂的工人兄弟来啦。我们出去，好不好。”

“等一会儿，把这些东西全扔到江里去。”陈真对学生们说。大家齐声答应。

一群人走出去，几名青年工人已走进院中。“怀甲，你们藏在这里？”怀甲看了陈真一眼：“我们……另外找地方吧。”

脸色较黑的年轻工人叫郑中明，也加入了国术馆，他说：“不用啦，大家让我带他们来，是想向你们求援——烟厂可能完了。”

“第一次被炸，损失已经很惨，钱老板扛过来了。可这次，很难起死回生了。”鲁大贵跟着说，“这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他们的烟竞争不过大华烟厂，就搞这种卑鄙的事。”郑中明又道：“以前你们搞游行示威，我们不是不想支持，是每天要做工，不能分身，这次我们希望工会与学生会联合起来！”

周学超大喜：“太好啦，有工人大哥的支持，我们的力量会强大起来！”怀甲说：“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我们联合搞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二叔，你看这样好吗？”

陈真点着头：“我希望你们能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大华烟厂，它在江城最有影响力，决不能让日本人收购。这才是大事。”他说完就走了。

郑中明问道：“这人是谁？很有眼光啊。”

“是我二叔。”见工人们露出敬佩之色，怀甲有些自豪。

陈真回到破庙。石桌旁，多福和公主正在说笑。多福说：“深宅大院只怕有百年老鬼，因此说什么，我都不去的。”

“你是小鬼，还怕老鬼啊？”

“不行，道行毕竟不深，该怕还得怕，你看，我就挺怕阿牛的。这家伙……”多福见公主对他挤眼睛，就问：“干什么啊，眼里有沙子啊？”

公主笑道：“你干脆去死吧，回头看看是谁？”

多福一回头，跳了起来：“哎，你回来出点声呀。你看，要夸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夸岔了道。”陈真一笑：“你接着夸吧，我听着。”

公主回破庙住了几天，便觉得还是这个地方好。没人给她气



受。虽是穷，可穷得开心。陈真几次劝他回去，公主也没再走。倒是任母悄悄来了一次，见公主不愿走，也不勉强了。公主告诉任母，她会偷偷去看她的。任母与公主的感情越深，这分别的泪也就越多，两人抱着哭了一回，任母伤心地走了。这事公主没告诉陈真。

这会儿，公主见陈真回来，说道：“阿牛叔，我要去山口家中当佣人了。”陈真一听，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公主去山口家，如羊入虎口。多福道：“不对，山口找了公主去，那纯是引狼入室，还不知谁吃谁。”

陈真待要说他两句，刘怀甲兴冲冲地从破庙外跑了进来，十分兴奋：“二叔，钱枫答应出面揭露黄成富。”陈真问：“他想通了？”怀甲笑道：“这就是中国资本家的两面性。他既恨日本人，却又害怕得罪他们。烟厂被烧，他就积极了。黄成富这次一定会垮台。”陈真嘱咐道：“游行示威，一定要有秩序，有理有节，不要让山口有可乘之机。”

“二叔，你明天去吗？”

“我会暗中注意动静的。”

“你永远都是英雄，我知道。”

陈真淡淡一笑。多福插嘴：“嘿，我师父一个车夫，需要当什么英雄？是闹市隐侠！没见识！”

多福带着公主去南马巷山口家，见有中国士兵在门口守着。他想进，可是士兵拿着枪托乱砸人。多福拉着公主退下，愤然地道：“师父还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比这些丘八有教养。山口对我客气得很，我看反日还不如先反马守义。”

马守义刚一进山口的房门，就听见山口的笑声，马守义问：“山口先生，你一打招呼我就到，怎么样，老马够意思吧？”

“不是大事，不敢劳你大驾。”

马守义落座，脸色一沉：“有什么事又需要我出面啦？”山口感到马守义有所变化，但一时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变化。他一笑：“我尽量不给你添麻烦，可这事，我解决不了，需要师长大人出个主意。”

“哈哈……你拿我开心呐？老马是粗人，没主意，但是心里明



白你山口先生点子多，心眼多，主意已经拿定了，这才叫我来。是不是啊？”

“师长是明粗暗细，所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山口察人很准，马守义就是这种以粗掩细的人。

“哎，你别给我甩文词儿。老马听不懂。你说，要我干什么？”

“钱枫被学生鼓动起来，要闹大事，这恐怕要影响江城的安定局面……”

马守义一拍大腿，喝道：“他敢？！丢老马面子的事，老马万万不答应。老子不怕他钱多，要砍他脑袋举手就办……”

“师长不要急，请坐下。我想这件事，既要办得妥当，又不能影响你师长的声威，要办得两全其美。”

“好好好好！你说吧。”

“说这事儿之前，我还想求你办件事。”山口道，“这些日子江城不平静，我总觉得很多人在盯着这院子，探着这院子，马师长能不能给我派几个士兵来，站在外面？”

“这个，只怕不妥吧？派几个连到你院里守着都没关系，可是派一个人，站在外面，别人岂不是骂我老马投靠日本人。这是大事儿，只怕我办不了。”

“就要一个人，就要他站在外面。没人会说你，我是江城警察局的警事顾问。”山口看着马守义。

马守义想了一会儿，答应了。告辞之后，山口马守义回到自己家里，一警卫急报：“夫人上吊自尽。”马守义头发都竖起来了：“死了没有？”这话问得唐突，警卫回答得也快：“死了，夫人一直在房内，马排长见她一天没出门，有些犯疑，一进去，尸体都硬了。”马守义急忙赶入夫人内室，见几个勤务兵和丫环围在床头。

马夫人舌头伸出，脸色已变。看样子，至少死了半天。马守义大怒，叫人报警验尸。他把众人推开，抱着夫人竟嚎啕痛哭。

这马夫人是马守义拉杆子时娶来的，而且，夫人原来就是西北一带的女匪首，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一手飞刀绝技百步能取人头。她与马守义相遇，便中了魔，不仅要嫁，还要把尖山子的舵